晏几道《小山词》的香文化书写研究

郑 静 静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中国传统香文化在宋代发展至鼎盛。各类香料大量输入,制香、赠香和品香等活动成为文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山词》中涉及熏香活动的词内涵丰富,通过描写熏焚用香与女子涂敷用香,或尽日焚香传达百无聊赖意绪;或通过浓熏绣衾传达美好期待。多次出现的残留的旧香与前香打破时空的局限,触发词人因残香冲击心灵的今昔之慨与身世之叹。

关键词:晏几道;《小山词》;香文化

DOI:10.3969/j.issn.2095-462X.2024.05.001

中图分类号:I 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2X(2024)05-0001-05

A Study on the Incense Culture Depicted in Yan Jidao's *Xiaoshan Ci*

ZHENG Jing-j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ncense culture flour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Various spices were imported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activities such as making incense, giving incense, and appreciating incense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scholars' lives. The poems in Yan Jidao's *Xiaoshan Ci* that involve incense burning are rich in content. They convey boredom by depicting the burning of incen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erfume by women, or by burning incense throughout the day. Alternatively, they convey beautiful expectations through heavily perfumed embroidered quilts. The recurring images of residual old incense and previous fragrances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triggering the poet's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lamentations about his life's circumstances, as the lingering scent strikes his heart.

Keywords: Yan Jidao; *Xiaoshan Ci*; Incense culture

喜好香味出于人的本性,正如《孟子·尽心下》载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1]中国具有悠久的熏香传统,据《周礼》记载:"剪氏掌除蜜物,以攻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2]古人很早便懂得在清洁或祭祀时使用香草,以达到驱虫保健和敬奉神明的效果。至于宋代,香料大量输入,香文化发展至顶峰,焚香所代表的高雅清致因与宋代文人追求的理性克制相一致而深受文人青睐,也随之大量出现在文人作品中。

一、《小山词》中的用香面貌

自然界中香料的种类繁多,进入文人写作视野的香品大多是经过二次加工制成的香丸和香饼等,宴席歌女身上所用的香粉和香膏等也成为在场文人创作的重要素材。《小山词》中的用香形式多样,有沉水香、郁金香、香粉及香膏等。按照使用方式,可分为涂敷用香和熏焚用香。

(一)涂敷用香

欧阳炯《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

收稿日期:2023-09-18

作者简介:郑静静(1998-),女,广西贵港人,安徽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3]文人所填之词具有席间尊前供歌姬演唱以助享乐的作用。观赏演奏之余,词客们也自然将歌姬舞姬的芳香衣裙与粉香肌肤等纳入欣赏的范围,女子所用的香粉等妆饰用品也成为他们填词的素材。《小山词》中或是描写用于增香的眉膏,如《鹧鸪天》“沈郎春雪愁消臂,谢女香膏懒画眉”中的“香膏”;或是描写馨香的肌肤,如《清平乐》“小琼闲抱琵琶,雪香微透轻纱”中的“雪香”。中国女性傅粉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前在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就有记载,“烧铅锡作粉,谓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时妇人已傅粉矣”[4]。在傅面或傅身所用的粉中添香在北魏的史料中也有所记载:“唯多着丁香于粉合中,自然芬馥。”[5]香粉在唐五代被视为护肤美容的佳品,深受女子青睐。唐代的女子还创造性地将胭脂添入香粉中使之呈现微红色,而这别出心裁的香粉也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如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朱唇素指匀,粉汗红绵扑”正是对微红色香粉的描写。

化妆品添香的技术在宋代更为成熟,洪刍《香谱》就有“傅身香粉”的记载:“英粉(令研)。青木香、麻黄根、附子(炮)。甘松、藿香、零陵香(以上各等分)。右件除英粉外,同捣为细末,用夹绢袋盛,浴了傅之。”[6]36可见,香粉制作过程极为精细,将添加香料的香粉涂在身上,既能遮盖瑕疵又芬芳动人。宴席上,歌姬表演间衣衫袖口露出的点点雪白的芳香的肌肤,给人带来视觉与嗅觉的双重冲击,令席间文人才子印象深刻。

(二)熏焚用香

宋人陈敬《香谱》引《香品举要》写道:“‘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以前未闻,惟称兰、蕙、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者始有含鸡舌香,其他皆未闻。迨晋武时,外国贡异香始此。”[7]25秦汉以前,中原用香仅有本土的蕙和兰等香草香木。直至汉武帝开辟疆域后,异域香料才通过进贡等方式传入,中原用香面貌也随之改变。宋代海上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香料动则数以万计大量进口:“海舶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皇祐中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8]4559异域香料的大批涌入,为宋代士大夫的熏香、品香乃至听香等活动提供了现实基础。词作为一种在宴席演唱的音乐文学,因席间一般由女子演唱而以女性口吻填写,多涉及闺房生活。《小山词》中不少词作都描写了女子在闺房内的熏香活动。少妇独处深闺,因美好春景的凋零触发感伤情绪,联想到自己的容颜也如这般匆匆易逝,而心上人久久未归又没有音信,大好的青春年华不能与心上人共度,只能任光阴虚度,因而惆怅悲怨。如《鹧鸪天》“玉笙声里鸾空怨,罗幕香中燕未还”,又是一年,明媚的春光即将逝去,不仅燕子未飞还,心上人更是迟迟未归。女子闺房中即使不熏香也要在炉内留一点火,正如孟晖在《花间十六声》中所写:“古人讲究香炉中终日微火不断……香炉中始终保持一点活火,不仅是为了‘意趣’,也因为这样可以让炉灰保持干燥,再次焚烧的时候,不会因为炉灰受潮,而影响香饼和炭墼的燃烧。”[9]134而就连熏香这一消遣都被忽略,足见女子心情的消沉与低落,如《南乡子》“画鸭懒熏香,绣茵犹展旧鸳鸯”,寥寥数语写尽一个无精打采的闺阁女性形象。

《小山词》中约有 42 首词出现了用香描写,其中指向香衣香被的共计 21 首,占据一半的篇幅,可见用香对晏几道填词的影响之大。在上层社会女子的闺房中,除日常的焚香外,还经常熏香衣被。衣物经过熏烘,不仅祛除了不良的气味,而且变得馨香异常,芬馥的气味还能修饰自身形象与增添个人魅力。熏被则在入睡前进行,熏过的衾被驱除了潮气异味,变得温暖蓬松且芬芳,为女子就寝营造了温馨的氛围。如《临江仙》写道:

旖旎仙花解语,轻盈春柳能眠。玉楼深处
绮窗前。梦回芳草夜,歌罢落梅天。
沉水浓熏绣被,流霞浅酌金船。绿娇红小
正堪怜。莫如云易散,须似月频圆[10]280。

在莺飞草长的春季,透过玉楼的绮窗可以看到一位闺阁女子入睡前的状况:点燃床上熏笼里的沉水香,把绣被覆盖在熏笼上面,在等待浓郁的香气将绣被烘香的同时,自己也倚靠在熏笼上,想到即将与情郎共眠而神情充满喜悦与期待。温暖馨香的绣被也成为闺阁中温情的象征。晏几道多次描写了女子独处深闺无心熏被的幽寂,如《武陵春》“熏香绣被心情懒,期信转迢迢”,女子因无人与之共眠而无心熏被,只将心思投放至佳人音信的期盼上;《木兰花》“兰衾犹有旧时香,每到梦回珠泪满”,衾被上残香犹在,但共拥香被入眠的人早已不在,由此激起人物的离情别怨。

二、《小山词》香文化书写的审美意蕴

“一切景语皆情语”,晏几道词中对涂敷用香和熏焚用香的描写,不仅是宋代文士雅致生活日常的传神写照,更承载了词人独特的情感意蕴。

(一)雅致生活与传情写意

晏几道填词有着自觉的创作意识,他曾在词序中写道:“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馀,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写一时杯酒间见闻、所通游者意中事。”[10]602 可见，他填词的缘由是认为当时的词不能满足宴席间的娱乐需求，是为“自娱”而填词。作为晏殊最小的儿子，他自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具有丰厚的文学修养，正所谓“潜心六艺，玩思百家”。因此在填词时，晏几道笔下流露出来的笔墨文字无不反映出其审美趣味与美学追求。王水照在《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指出，宋代文士“审美追求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的质量和内容”[11]，即在对待审美上雅俗并非对立的，而是追求圆融雅俗。晏几道填词是出于对“病世歌词”的不满以及宴席间自娱的需要，是在世俗生活中追求“雅”的表现。

缕缕漂浮的香烟蕴含了独特的美学意蕴，《小山词》中的香文化书写较好地表现了宋代文士的风雅。焚香、插花、点茶及挂画在宋代被并称为“四般闲事”，其工序极繁琐精细，从香料的搭配、香灰、香炭到放置香料的香盒等都有讲究。焚熏期间须时刻看护火候，又因唐宋时代所烧的香料一般制成小巧的香丸或香饼，炉内还需不时添加新的香料，故大多女子都在闺房中焚香，消遣时光。因此，词人在闺怨作品中常以熏香的不断映衬时间的漫长无聊和人物内心的萧索孤寂。早在唐五代词中就有关于不断添香的描写，如《凤归云》“倚牏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12]。《小山词》对主人公百无聊赖的描写则更为深婉淡雅，如《蝶恋花》：

欲减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
残杏枝头花几许，啼红正恨清明雨。
尽日沉香烟一缕，宿酒醒迟，恼破春情绪。
远信还因归燕误，小屏风上西江路[10]297。

乍暖还寒时节，女子处在幽寂深闺熏香不断，“尽日”传神地描写了女子添香动作的反复叠加，体现了熏香时间维持之久。缕缕香烟不仅代表时间的流逝，更是闺中人无聊孤寂心情的写照。女子于深闺中怀愁，尽日只能凝望袅袅香烟出神，陪伴她的且能给她一点暖意的只有那一炉香烟，苦闷的心情无处诉说，只能借酒浇愁。愁之重难载，因而饮酒过多，一时难醒。期待的音信久不至，醒来之后面对的只有一炉已经寂灭的香灰，只怕消愁不成还又添愁，此种心绪难以诉说，只能怔怔地望着屏风上的风景出神。全片行文疏秀淡雅而缱绻，情感缠绵悱恻而不显黏连，其中香文化的书写更是细腻地传达出人物内心隐晦的思绪。

（二）今昔之慨与身世之叹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气味和滋味却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矢，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13]香气对人的影响深远且持久，特殊的香味能与特定的记忆相连，在相隔一段时间后再次闻到相同的味道就会把人物的思绪带回昔日的场景，进而引起情感的起伏。晏几道热衷于写“旧香”与“残香”等，旨在传达对往昔光景的怀念与身世之叹。

晏几道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人生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人生道路的选择。“晏几道在当时社会中是不合时宜的。但贵公子的身份又决定了他难以跳出上层社会的圈子。于是他只能与一二知交盘桓，与几个天真的歌女相处，写作歌词以寄托怀抱。”[14]晏几道填词专注于闺中儿女，侧重表现痴男怨女之间的离合悲欢。他回忆当初与沈廉叔及陈君龙等同道好友宴饮、填词供家伎演唱的欢乐时光，比况当下故友零落与家伎离散的悲惨境遇，衰颓之意便从中流露。而晏几道其人正如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所评，“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10]603。这一痴人不忘过往，借追念往昔逃离现实，往往在所填的词中寄托身世之感，而衣上残留的香气，如“旧香”等就成为他词中绝佳的抚今追昔的媒介。晏几道常以旧衣上的旧时香怀念旧时人旧事，残留的熏香打破了时空的局限，由当下残灭的现实回到从前香气馥郁之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颠倒现实的冷暖予人以迷离破碎的梦幻感。如《扑蝴蝶》“恨如去水空长，事与行云渐远。罗衾旧香馀暖”，并非衾被上残留的香气至今还暖，实则自己因当初温情的回忆而内心炽热。这一抹残留的香气可能是当初团聚之时留下的，而今香气虽在但现实种种已改。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讲，诗人通过对旧香的怀念传达出来的是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已然融入了身世之感与落魄之悲。这不仅是歌女口中发出的叹息，更是晏几道由衷的悲吟。

衣裳上的香味穿越时空界限，通过今昔情景的对照冲击人物心灵，撩动人物心绪。如《虞美人》：

曲阑干外天如水，昨夜还曾倚。初将明月
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罗衣着破前香在,旧意谁教改。一春离恨

懒调弦,犹有两行闲泪、宝筝前[10]510。

上片写少妇日复一日倚栏望月,将明月的圆缺与意中人归来的日期相连,期待月圆人归时候,写尽无限相思。下片写少妇的罗衣虽然磨破了,但以前熏衣时的香气还在,如同当初那份情意至今未改。此处的"前香"带有少妇与心上人团聚时"旧意"的味道,而"旧意"之温情脉脉,当初团聚的甜蜜与当下独自凭栏的孤苦两相对比,触发了思妇哀怨的思绪。类似书写还有《鹧鸪天》"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等。叶嘉莹指出,晏几道的词"只是盛衰、今昔、悲欢、离合,多半只是个人的哀愁"[15]。衣被上的"旧香"与"残香"写尽了晏几道的哀愁,是他人生浮沉的悲吟和解脱心灵暂时的慰藉。龙榆生在《唐宋名家词》中引夏敬观评语云:"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丘,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未足以尽之也"[16],用此言评价晏几道词中的"残香"等香文化书写的意蕴也极为恰当。

三、《小山词》熏香描写观照北宋熏香习俗

焚香的历史由来已久。秦汉前,人们焚烧的主要是蕙和艾等本土香草。汉武帝大开疆域后,异域香料以各种方式传入,香料的数量和品种空前增加,打破了之前"香必用祭"的局面,至宋代用香风潮更甚,从王公贵族到寻常百姓都普遍用香,尚香的社会风气盛行。《小山词》中的用香描写涉及宴饮和闺房等场合的用香活动,对反映北宋文士阶级用香习俗有重要的作用。

(一)礼仪用香

熏香是宋代各种正式场合礼仪宴客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料记载,宋太祖曾提倡臣子享受生活:"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8]8810行乐的社会风气盛行,从皇宫贵族到群臣百姓无不浸染这一风气,各种筵席次第开展。焚香也是招待宾客的必备环节,据《宋稗类钞》记载:"今日燕集,往往焚香以娱客。"[17]在宴会中焚烧名贵香料可以显示自己的富贵与雅致,芬馥香气还能营造推杯换盏间温馨和乐的氛围。宋代设有专门承办宴席各类事务的四司六局,《梦粱录》记载:"凡官府春宴,或乡会,遇鹿鸣席,文武官试中设同门宴,及圣节满散祝寿公筵,官府各将人吏,差拨四司六局人员督责……香药局,掌管龙涎、沈脑、清和、清福异香、香垒、香炉、香球、装香簇烬细灰,效事听候换香,酒后索唤异品醒酒汤药饼儿。"[18]香药局便是负责宴会场合熏香与换香等事宜的专门机构。不少文士都在词中描写了重要场合的用香,如晏殊《浣溪沙》"为别莫辞金盏酒,入朝须近玉炉烟"所写朝会熏香,晏几道《鹧鸪天》"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共圣恩长"所写欢庆圣寿节熏香等,均反映了熏香在文士阶层正式场合的普遍使用。

(二)生活用香

除正式场合外,文士阶级生活中也普遍熏香,包括闺房焚香与书房焚香。《小山词》中"绿柳藏乌静掩关,鸭炉香细琐窗寒"等词句反映了北宋闺房用香的情形,闺房用香又以熏衣熏被为主。熏衣之风由来已久,早在汉代熏香衣物已成为宫中定制,并有专门熏烤衣被的女侍史。《后汉书》卷四十一《钟离意传》附《药松传》注:"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官供新青缣白绫被……女侍史挈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19]此后随着香料的大量输入,熏香之风在上层社会盛行,成为贵族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宋代海外贸易兴起,香料的输入比之前任何朝代都要多,香药也得以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古人对于熏衣极为讲究,有专门用于熏衣的香和讲究技巧的熏衣工艺。宋人洪刍《香谱》就有记载:"凡熏衣,以沸汤一大瓯置熏笼下,以所熏衣服覆之,令润气通彻,贵香入衣难散也。然后于汤炉中,烧香饼子一枚,以灰盖或用薄银碟子尤妙。置香在上熏之,常令烟得所。熏讫,迭衣,隔宿衣之,数日不散。"[6]37-38熏过的衣物还需叠好以防香气散失,次日穿上行动间香气逼人,能增添人物的魅力。"为了避免衾被沾上土尘,熏被只能在床上进行,所以当时有专门用在床上的熏笼。"[9]151烘香衾被的过程较缓慢,期间少妇通常会倚靠在熏笼上。美人斜倚熏笼也被视为闺中秀丽的一景,不少词人对此有都描写。如李煜《谢新恩》"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熏笼",陈克《谒金门》"闲凭熏笼无力。心事有谁知得"等。此外,宋代文人也时常在书房焚香。宋代古画《秋窗读易图》及《山馆读书图》中,文人的书桌上就摆放着一只小巧的仿古的鼎式香炉,因为焚香不仅能够祛除异味和净化空气,还能提神醒脑,休憩时注视袅袅香烟随风缥缈或能带人领悟虚无实有的哲理。文士还喜欢在书页中夹一株芸香以驱除虫蠹,这一习惯由来已久,如《香谱》引三国时鱼豢《典略》云:"芸香,辟纸鱼蠹,故藏书台称芸台。"[7]228书页中夹芸香既保护了书籍,又极具风雅,文士每每翻开书页都能闻到一缕清香。宋代文士已经将熏香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宋代大臣梅询就有"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20]的习惯。

(下转第 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达的婉转高妙。《醉吟商小品》以“暮鸦啼处”刻画词人周遭的阴沉环境，“一点芳心休诉，琵琶解语”[5]136一句借虚拟的琵琶声想像对方怀己之情，这一时空转换使词人对相思之情的表达更为清雅。总之，姜夔词的音景书写引导着动态的时空建构，由时空转化带来的感情变化与精神升华正是姜夔词“清雅”艺术的重要表现。

与诗和赋相比，词作为可配乐的音乐文学，在语言运用、句式结构和抒情方式上与音乐的结合更为密切，音乐性是词体审美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词中客观存在的音景在深化主题、表达情感和词境构建上具有重要作用，成为词艺发展的具体表现。姜夔词中描绘了实声音景、无声音景和虚拟音景 3 类不同音景，这些音景的呈现使词人的感官感受与情感抒发相统一，并参与到姜夔词词境的生成过程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研究姜夔词的音景呈现及作用，既能够加深读者对姜夔词的认识，又能够促进唐宋词意象与意境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傅延修，邱宗珍. 因声而听、因听而思和因听而悟：论闻声而作的三重境界[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2)：33-41.
[2] 傅修延. 论音景[J]. 外国文学研究，2015(5)：59-69.
[3] 刘勰. 文心雕龙[M]. 武汉：崇文书局，2014：109.
[4] 陶尔夫. 姜张词传[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24.
[5] 姜夔词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 唐圭璋. 词学论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69.
[7] 陶尔夫，刘敬圻. 南宋词史[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291.
[8] 古典诗论集要[M]. 屈兴国，罗仲鼎，周维德，选注. 济南：齐鲁书社，1991：105.
[9] 巴赫金. 小说理论[M]. 白春仁，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4.
[10] 张红运. 时空诗学[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263.
[11] 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3.
[12] 夏承焘，吴无闻. 姜白石词校注[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80.

（责任编辑　白　晨）

（上接第 4 页）

宋代文人尚香，不仅亲身制香与品香，还在创作中大量描写用香场景。晏几道《小山词》不仅写筵席用香的庄严虔诚，还写闺阁用香的多重情致。其中用香描写意境悠然，蕴含丰富的美学意蕴，无论是懒得熏香还是尽日熏香，用香活动都意味深长，对传达人物的情绪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善用“旧香”和“前香”等突破时空局限的残留的香气来追忆逝去的美好生活。《小山词》中的用香描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礼仪用香以及闺房熏香等熏香习俗，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参考文献：

[1] 金良年. 孟子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5.
[2]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57.
[3] 赵崇祚. 花间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4.
[4] 张华. 博物志(外四种)[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21.
[5] 贾思勰. 齐民要术[M]. 北京：中华书局，2022：559.
[6] 洪刍，丁谓，叶廷珪，等. 香谱(外四种)[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7] 陈敬. 香谱[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
[8] 脱脱，阿鲁图.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孟晖. 花间十六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0] 晏殊，晏几道. 二晏词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 王水照. 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J]. 中国文学研究，1996(4)：33-47.
[12] 曾绍岷，曹济平，王兆鹏，等. 全唐五代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99：800.
[13] PROUST M. 追忆似水年华[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30.
[14] 缪钺，叶嘉莹. 灵鹣词说正续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00.
[15] 叶嘉莹. 北宋名家词选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9.
[16] 龙榆生. 唐宋名家词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18：301.
[17] 潘永因. 宋稗类钞[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715.
[18] 孟元老，耐德翁，吴自牧，等.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302.
[19]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441.
[20] 欧阳修. 归田录(外五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4.

（责任编辑　张盛男）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